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金石緣
第七回 助賢夫梅香苦志 逢美女浪子宣淫

詞曰：羨爾執婦道，惟願永為好。既以我御窮，何愁鮮有終。
堪笑淫奔女，私自將身許。但顧眼前花，誰知日後差。

——右調《醉公子》

話說無瑕嫁到金家，拜堂送房已畢，私將公子偷眼一窺，見果然癩得難看。幸而心上原是曉得的，倒也不驚。倒是公子見岳父母肯將小姐嫁來，喜出望外。妝奩雖薄，也不在他心上。

只愁小姐是個美貌才女，見了我這副鬼形，莫說做親，驚也要驚死了他。欲待吹滅燈燭，使他不見，暗中摸索，成了親再處。

又想：「三朝少不得要看見。倘鬧將起來，雖得片刻歡娛，反要受萬千氣惱。不如明公正氣說過，雖不能使彼心悅誠服，亦省得陣後興兵。」故此全然不避，欲使新人瞧見，作何動靜。

誰想鼓已三更，新人靜坐不動。欲上前相近，又恐怕他性發；欲再不動，各各坐到天明，如何坐得過？只得走到新人身邊，道：「娘子，卑人不幸，父母俱遭大難，自己一病幾死。今雖病癒，生得一身瘋癩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本不敢妄想天鵝，蒙年伯念我父母單傳，誠恐絕嗣，故敢到府相求。多蒙岳父母慨允，又蒙娘子不棄，惠然肯來。誠卑人萬千之喜。但仔細思量，娘子係富室嬌兒，千金貴體，卑人如此鬼魅，豈敢親近，有污玉體。夜已三鼓，娘子且請安寢，卑人決不敢來相犯。」

無瑕見說，忙立起身來，道：「官人說哪裡話來。妾身既許君家，就是君家的人了。君之不幸，即妾之不幸。今既百輛迎歸，彼此便同一體，何云美丑。君請放心靜養，妾當盡心服侍，延醫調治，天相吉人，不久自能愈好。即使終身如此，妾亦安心相守。夫婦間決無厭憎之理。」公子聽說，反大驚道：

「人心難測，真不可料。我料娘子是個富室嬌娥，嫁到寒家，必然不悅，況又遇此惡疾，不知怎樣憎嫌厭惡。誰知娘子如此賢慧，使卑人更覺不安。今且各被而睡，倘皇天有眼，惡疾消痊，方可同衾共枕。」無瑕道：「官人恁般病體，血氣必枯，固不可以女色相侵。但既為夫婦，同被何妨。」二人隨各寬衣同睡。

未幾三朝已過，滿月又來。林家送盤送盒，亦假親熱。過了滿月，無瑕就對公子道：「我有個乳娘，住在胥門。奶公名喚石道全，醫道甚好，外科更精。只因昔年行醫淘了氣，所以立誓不醫。莫若請他來一看，或者醫好，亦未可知。」公子道：

「既有如此名醫，又是娘子的奶公，自然盡心醫的，何不請來一看？」就叫俞德到胥門請了石道全來。

俞德領命，來到胥門，訪到石道全家。道全正在店中閒坐，俞德上前問道：「石道全先生，可就是尊駕麼？」道全道：「在下正是，老翁有何見教？」俞德道：「老漢是府學前金家。因公子生了疥癩，林小姐說了，特來請先生去一看？」道全聽說，知是女兒那裡來的。正要去看看女婿，會會女兒。隨叫丑兒看了店，同了俞德就走。不半刻，來到金家。公子接進，俞德取茶來吃了。然後將公子滿身一看，又診了脈，道：「純是一片風濕，更兼心上抑鬱不舒，所以不能就好，醫是好醫的。」

只是日子久了，恐怕一時不得就效，必須一個人貼心服侍，早晚撫摩，衣被血腥，不時要煎洗。第一還當戒氣惱，免愁煩，自然吃藥便效。」公子道：「全仗先生用心醫治。倘有好日，定當圖報。」道全道：「公子說哪裡話！林小姐是我老妻乳大的，總與自己一般。豈敢不盡心力？」隨開了一個煎方，又開了幾味洗的藥，付與公子，叫快去買了來。自己便要進去看看小姐。公子就叫俞德去買藥，自己正要同道全進去，只見俞德來說：「學中金老爺來看公子。」公子急急出去接見，就叫俞德送道全進去。道全一到裡邊，就對俞德道：「你快去買藥，我在此等合了去。」俞德答應去了。

道全遣去了俞德，獨自走進，無瑕一見父親獨自一個進來，急急上前，叫道：「爹爹來了麼？公子在哪裡？」道全道：「方才我已看過，正要同我進來，適金學師到來，出去接見了。」

無瑕道：「原來如此。爹爹、母親、兄弟，一向都好麼？」道全道：「都好的。只是從你嫁來之後，我與你母親，日夜掛念著你，不知在此可好？故方才一來請，急急就來的。」無瑕道：

「爹爹與母親說，不要掛念孩兒，孩兒在此甚好。公子雖窮，骨格不凡；身上雖癩，情義最重。依孩兒看來，將來必有好日。」

不知爹爹看他疥癩如何？」道全道：「只因受了風濕，心上不寬，所以生此，有何難醫？只恐日子久了，不能就好。多則一年，少則半載，保他痊癒。」無瑕道：「只要痊癒，一年半載，也不為久。望爹爹常來看看便好。」道全道：「我到此又不多路，何須說得？只有一件，公子只知我是你的奶公，在公子面前須要留心，不好叫我爹爹。」無瑕道：「這個我曉得，只稱乳伯便了。」

言之未已，只見公子走進，無瑕道：「學師去了麼？」公子道：「去了。先生在此，失陪有罪。」道全道：「公子說哪裡話。總與自己家裡一般，何用客套？」無瑕道：「方才我細問乳伯，說你的瘡，醫治保好的。只日子久了，不能速效。須得一年半載，方能痊癒。但要息心靜養，不要心煩氣惱便好。」

公子道：「這倒容易，只方才先生說，須得一個人貼心服侍，時時撫摩，衣褲被褥，須當潔淨，一染膿血，便要煎洗。這個人倒甚難。」無瑕道：「這便過慮了。現有奴家在此，還要何人？」公子道：「娘子到我來家，不曾有半點好處到你，況你是個富室之女，醜醜醜醜，齷齪齷齪，怎好累著娘子？」無瑕道：「一發講差了。從來做婦人的。在家從父，出嫁從夫，何分貧富？何云帶累？」公子聽了大喜，連聲稱贊，道：「難得娘子如此賢德。不知可有日圖報萬一否？」道全道：「公子不須憂慮，包在老漢身上，替你醫好便了。」正說間，俞德藥已買回，又買了些點心，請道全吃了，將藥配准辭去。自後道全常常來看，無瑕盡心服侍。幸而員外恐人疑心，也常來看看，或三錢五錢，不時送些買藥之資。

誰知惡運未脫，剛剛醫未兩月，略有些好，忽報金學師丁憂，立刻起身回去。公子聞知大驚，急急趕到學中一看，見學師已將行李搬下船。一見公子，便大哭道：「我指望再與賢姪相與數年，看你病癒成名，我心始安。不料忽遭母喪，寸心已亂，正要來請你一別，你岳父是個勢利中人，幸你妻子賢慧，我心稍寬。奈我俸薄，不能厚贈，只有白銀十兩，你可收下，權為醫藥之費。倘得痊癒，務必苦志攻書，以圖上進，莫負令先尊訓子一片苦心。」公子哭拜在地，道：「蒙伯伯終始周旋，深恩難報。不料婆婆仙游，伯伯還鄉。不知可還有相會之日？」

又承恩賜，何以克當。」學師道：「些許何足掛齒！至於相會日期，將來賢姪瘡愈成名，仕途正可往來，亦不須介意。」公子見他行色匆匆，只得大哭拜別，學師下船回去不題。

且說公子別了學師回家，心中憂悶，癩瘡剛剛有些好意，忽又重發出一身，更覺難看。員外聞知學師已去，公子癩瘡更甚，不但絕不往來，還懊悔白送去一個無瑕，又倒貼了幾兩銀子。若學師早去三個月，諒這癩子做得出甚麼事來？就倒立在我家門上，也不將無瑕嫁他。如今生米已煮成熟飯，也是癩子的造化，無瑕的晦氣。

且說員外懊悔。且說愛珠小姐自無瑕代嫁後，心中還慮那邊看破，學師不能無說，終於懷著鬼胎，日日坐在繡房不敢見人。今聞學師已去，心中大喜，道：「金學師已去，這癩化子就知道是假的，他得了無瑕這樣妻子，已是天大的造化了，還敢來想天鵝肉麼？只無瑕去了，許多不便。就是那癩化子將一個無瑕，白白送與他，還把我的名頭，都說嫁了癩化子。心上終不甘服，莫若與母親商議，只說單接他回門，扣住了不容再去。他今無人相幫，怕他跳破了天麼？」隨即與張氏一說，張氏也沒了主意，便與員外商量。員外道：「這個如何使得？無瑕已安心隨他了。他父親又日日替他醫治，騙了回來，不容他去，知道他們心上如何？況學師雖去，聞得他起身時，府尊刑廳去送他，都談了半日而別，焉知不將此癩化子托他麼？不要弄出事來，假的賴不成，連真的還

要斷了去哩！」愛珠聽說，此念方息。但自己便無顧忌，見園中百花開放，日日到園中玩耍。父母愛他，也不管他。不覺春去夏來，愛珠因天氣炎熱，對父母說了，在園中荷池亭上，收拾一間書房，做了臥室，早晚在內焚香做詩，看書寫字，總不到裡邊去。因家中這些大丫頭，都是粗蠢的，不要他近身，只揀一個小丫頭小燕，稍有姿色，在房服侍。員外、院君，因小姐住在園中，便吩咐家人小廝，不許進園。就是丫頭僕婦，知小姐不喜他，也吩咐除送供給之外，也不許擅入。就是員外夫婦，雖愛他，曉得他好靜，也不大進去。愛珠在內，安閒快樂，做詩寫字之外，將些淫詞豔曲，私藏觀看。

一日，天氣甚熱，荷花開放。見荷池中一對鴛鴦戲水，看動了心，將一本《濃情快史》一看，不覺兩朵桃花上臉，滿身慾火如焚，口中枯渴難當，想青果泡湯解渴。隨將幾個錢，叫小燕去買頂大的青果，立刻要泡湯吃。小燕應了一聲，就開了園門出去，見沒有青果，望前直走了去。走到半塘橋，只見河下一隻大酒船內做戲，小燕一看，竟看癡了。愛珠等了一會，不見小燕來，就拿了快史一本，睡在牀上看，看一回難過一會，不覺沉沉睡去。

且說六年前杭州府同知利圖，到任一味貪贓，結交上司，遇著上司，又同病相憐，非但不壞他，反將他舉了卓異，奉旨升了江南揚州府知府，滿心歡喜。此時兒子已十六歲，刁氏公然做了正夫人，帶了一同上任。來至蘇州閶門住船，一來參見撫院，二來到布政司領憑。誰知憑尚未到撫房。司房曉得他是個貪官，都要想他故意遲延，說尚要耽擱一月。利圖無可奈何，明知房中要想他，只得設席在半塘橋酒船上做戲請撫院上房，並司房，與他講盤。一面就去拜蘇州府縣官，並有相與的鄉紳。

那些官府、鄉紳，免不得來回拜，也有請酒的，十分熱鬧。惟有公子在船無事，在蘇州四處遊玩。奈他在杭州五、六年，名山勝景，也不知看過多少。蘇州雖有好處，怎及得杭州十分之一！游了三、四日，不見甚麼好，也不去游名山勝景了。只帶一個十來歲的小廝，向僻靜巷內閒闖，希圖闖著私窠小娘家耍耍。那日見父親在半塘酒船上，做戲請人，他便帶了小廝，上岸閒走。忽走到一座花園門首，見園門半開。走進一看，遠遠望見一池荷花，他便叫小廝在外等候，自己獨走進去。來到池邊，看了一會荷花，正要走出，只見一座荷亭，甚是精緻，走上一看，只見左邊一間書房。圖書滿室，文琴高掛。台上一座金爐，香煙未斷。心中一想，道：「此必主人書室，無人在內，不便進去。」又一想，道：「書室如此精緻，主人必是妙人。我就進去一看何妨？即使主人撞見，見我如此打扮，再拼得與他說明履歷，怕他還敢把我當賊麼？」定了主意，又復轉身走進，先四邊一看，果然精緻異常。見書案上幾本《濃情快史》，想道：「主人看這樣書，自然是個風流人了。回頭一看，見上邊還有小小圈門兩扇，莫非主人在內？索性進去一看，遇見主人也好。」你道此處是哪裡，原來就是愛珠的臥室。門內就是牀，小姐正睡著在牀上。園門是小燕出去未關，小姐哪裡知道？

被利公子闖了進來，也是邪緣湊合。公子不知，跨進房門，見牀上有人睡著，還道是主人，走到牀前一看，見是個絕色女子，嚇得望外就走。走到園門一想，道：「天下哪有這樣絕色女子？我也算一個好色的都頭！女人見過千千萬萬，美貌的也多，何曾見這般絕色。今日無意中撞見，莫非有緣？園內又不見有人，不可當面錯過。想女子睡的所在，料無男人進來，即使叫喊起來，跑了出來就是。」隨走出園門，叫小廝先下船：「我還要看看荷花下來。」那小廝正想要去看戲，聽說一聲飛跑去了。

公子重進園中，把園門門上，來到荷亭，見一路門雖多，總不通外邊的。又走到後邊一看，只有一門通著內裡，便也輕輕關上門了。想內外門斷，人是不能進來的了。饒他叫喊，也無人聽見，不怕他了。算計已定，一直竟進房中。正是白酒紅人面，美色動人心。